

天涯诗海

椰岛之春

■ 史少东

五指山脉,捧出清甜的晨露
海水与礁石,刻下自贸港最初
的笔触

曦光中,橹棹摇碎港湾的寂静
归锚时,夕照为骑楼披上金缕

春天,是海鸥衔来的一滴潮声
落在浪花的舌尖
且听,椰风正牵起长长的信号
穿过世纪大桥,连接深蓝

春天,是海面浮起的那枚圆月
像盏永不熄灭的渔灯
教着归航,把银辉洒向蜿蜒的
地平线

春天啊
一条悠长的椰林大道
在时光里,静静地
铺开海岛的旧梦与新颜

春醉

■ 何铜陵

风从巢湖的水面抬手,把天空
擦亮

鸟鸣像邮差的自行车铃,一路
叮当

驮回山一程水一程的乡愁
我把嗓子递给惊蛰,让它替我
喊一声“开”

树披上绿军装,草尖举起细小的
旗

蜜蜂被花萼轻轻捏住翅膀,甜味
在空气里打结

我把春雨煮成一壶氤氲,在门
槛上坐下

让山峦在雨里洗脸,把自己认
出来

春天这个爱变脸的人,我把她
的发梢别在衣襟

只要你足够长,我就把每一朵
花吻到发烫

把爱情重新放回爱情里

声声慢·踏青抒怀

■ 张文富

忽柔忽猛,拂衣拂面,春风春
雨苗青。柳丝凝绿凝翠,曲唱春
声。梨花新蕾无数,吐芳菲,舞蝶
蜂鸣。看陌上,菜花含黄蕊,无限
春情。

收拾轻囊竹杖,著谢履,畅享
空碧湖澄。水岸游人如织,争放风
箏。稚童喜吹柳笛,逐蝶飞,挑逗
黄莺。赏春色,酿心灵春梦,不愧
今生。

四月帖

■ 李斐

花朵噙着三月的蜜
瓣尖卧着四月的云
你将绿肥红瘦
铺作彩笺一帖
待人们落笔

风驮着暖阳,轻窥那页
莺飞草长的句子
我捻笔落款
以掌心恭养
这人间光阴

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,黄昏正把最后一抹橘红的光,斜斜地投在进门右手那面墙上。墙是旧的,木板的纹理在经年的烟尘里变得温润而黯淡。真正攫住我目光的,是那满墙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的纸片。它们大小不一,颜色深浅各异,像一群归巢的倦鸟,或像一片落了满墙的、褪了颜色的秋叶,静静地栖在那儿,覆满了半面墙。

我走近了,那纸页的质地便清晰起来。边缘大多是不规则地卷曲着,显出一种被无数次指尖摩挲过的、驯顺的疲惫。纸的颜色,最上层的是米白或浅黄,越往下,色调便越深,像一种暖融融的、近乎蜂蜜的焦糖色,最底层有几张,已是深褐,薄脆得仿佛一声稍重的叹息就能将它们震碎。胶水或透明胶带的痕迹,在纸背与木墙的衔接处,凝成一种半透明的、琥珀色的硬痂。时光在这里,仿佛不是流逝,而是一层一层地、有质地地沉淀了下来。

一张巴掌大的浅蓝色便笺,贴在齐肩高的位置。字是娟秀的钢笔字,蓝黑墨水已有些晕开:“十月七日晨,独自看山岚漫过青瓦。忽然觉得,从前的忧愁,都变得很小,小得像一粒沾在衣袖上的尘。愿拾到此笺的你,也有片刻安宁。”没有署名,只在下角用简笔勾勒了一朵将开未开的栀子。我站在那儿,似乎能看见一个单

缝隙里的微光

■ 李霞

夜晚,我窝在老宅暖炉边,厚重的木门刚合上,月光就不请自来了。它顺着门缝挤进来,在斑驳的青砖地上织成一道道细长的银线,仿佛为漆黑的屋子轻轻掀开了一道微光的帘幕。我蹲下身,看见细碎的尘埃在那片奶白的光晕里起舞,像是一场默不作声的迷你烟火。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“闲”的古意,门中有月便是闲,日子不用严丝合缝,留点缝隙,光才能钻进来。

就着月光缓过神,我蹲在门槛上,手指抠到了缝里嵌着的老木屑。指尖捻起那粒微湿的残木,粗粝的木纹里竟透着一丝温润,在这微妙的触感里,苏轼和石塔的对话忽然从记忆深处浮了出来。以前翻书看到这段只当是禅机,扫两眼就过了。此刻蹲在月光里,才突然懂了:砖塔有缝,才容得下蚂蚁筑窝安身;木门有缝,才能让月光溜进来落脚。甚至那扇总被抱怨漏风的旧玻璃窗,也让巷里桂花香钻了进来,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。那些我们视作缺憾的缝隙,原来都是温柔的出口。想来东坡点灯时,大概也看见了那些藏在缝隙里的生机与慈悲吧。

木门的缝容得下月光,如同器物的裂痕也能藏住温柔。工匠捏着比绣花针还细的笔尖,蘸着混了金粉的大漆,金粉在其中浮着,像揉碎的星光。他不急着掩盖裂痕,反倒顺着裂纹的弧度,像给伤口系了条金丝带。等大漆阴干,金线在青釉上凝定,泛着微光,蜿蜒在青釉上,像给破碎处镶了道温柔的光,那曾裂痕早蜕变成了杯身上最耐看的一道风景。把裂开的日子小成了诗。原来人和物都一样,最让人安心的从来都是裂痕里藏着的痕迹,那是光预留下来的请柬。

清晨,我捧着刚湿好的桂花蜜茶站在门槛边,巷口张阿婆煮饺子的香气,顺着那道没关紧的缝钻进来,裹着老陈醋和油泼辣子的暖香。一缕光,正顺着这温柔的缝隙,悄悄漫进往后的日子里。

百家笔会

客栈留言笺

□ 孙福黎

这面墙,成了一个奇妙的容器。它盛放的,不是宏大的历史,不是严密的哲思,而是一瞬呼吸的片段,一缕缕情绪的游丝,是生命在某个路口,不经意间滴落的水珠。

薄的身影,立在黎明的微光里,廊下的空气还带着夜露的寒湿。她的忧愁是什么呢?是远方的一人,还是心头一件未竟的事?然而山岚是阔大的、沉默的、无言的,它漫过来,便将一切人间的琐细都衬得轻了、淡了,最终化作衣袖上一点无关痛痒的尘埃。这祝愿是轻轻的像一片羽毛,却让看着它的我,肩头也莫名地松了一口气。

稍高处,是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横格纸,字迹飞扬跋扈,用的是快没水的圆珠笔,深深浅浅地刻着:“三天徒步,鞋底磨出三个水泡!但看到雪山尖顶的日出时,觉得一切都值了。哥们儿,别窝着,山就在那里!”

后面跟着一个大大的、几乎要破纸而出的惊叹号。这青春的、饱满的、带着痛楚与狂喜的热力,隔着纸页和岁月,依然烫着我的眼睛。我几乎能听见那粗重的喘息,能看见那双沾着泥泞、疲惫不堪却亮得吓人的眼睛。他的呼喊是对着后来者的,是一种纯粹的、生命力的慷慨传递。

还有的字句,只是寥寥几个字:“此间茶好。”有的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诗: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有的画着一只歪歪扭扭、却很快快乐的小猫。有的,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墨渍,像一滴干涸的泪,或是一个未能成形的念头。

闲庭信步

灯火千年

□ 葛鑫



山路间云雾缭绕。 蒙海龙 作

灯火,从字面意义上来说,“火”是燃烧的本体,“灯”是承载火的器具,灯火这个词,包含着人类从远古到现在对光明的追寻与创造。

灯火,读起来感觉不仅古老而且还很温暖,不但能让人感受到光亮,更像是人心中埋着的一抹温柔。古往今来,它穿过那么多年月,成了古诗词里怎么也绕不开的景致。在或明或暗的灯火下,照亮着诗人的悲和喜、聚和散,也照亮着他们的家国情怀,及对人生起落的种种感慨。

关于灯火,可以上溯到《诗经》,甚至更早。在《诗经》里,还没有明写灯火这个词,但它所记录的“夜如何其?夜未央,庭燎之光。”字里行间忽隐忽现的不就是灯火吗?那“庭燎之光”,不单单写了家里的光亮,还写出了离家人心里的那份惦念与无奈,更写出了一种孤单的坚守,是长夜里不肯熄灭的等待。夜深了,一切都非常安静,只有那一跳一跳的火光在陪伴着他们,也是他们心中唯一的安慰。灯火照着,不仅是回家的路,也是一种期待,一种对家的渴望。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,大概都曾在这样的灯火里,看到过自己的影子。

而到了白居易的笔下,灯火却跳跃出了热闹和繁华的样子。“灯火万家城四畔,星河一道水中央。”浅浅淡淡的几笔,却把我们引领到了那个被

那面满是留言纸条的墙。 蒙海龙 作

我长久地站在那里,让那些字句像黄昏的光线一样,缓缓流过。这面墙,成了一个奇妙的容器。它盛放的,不是宏大的历史,不是严密的哲思,而是一瞬呼吸的片段,一缕缕情绪的游丝,是生命在某个路口,不经意间滴落的水珠。这些来自天涯海角的人,他们性别不同,年纪不同,怀揣着各自的悲欢,走进了这一扇门,或许曾坐在同一张木桌旁,对着同一扇窗外的山影发呆。他们素不相识,然而就在这面沉默的墙上,他们的某一刹那,被一支笔、一张纸,轻轻地、永恒地锚定在了这里。他们交错而过,毫无知觉。但后

灯火点亮的都城,在那里,灯火映照的是繁华的市集,是响亮的叫卖声、是人头攒动的喧嚣。这时的灯火,已不单单能给夜晚照明,它虽然无语,却好像说了好多,它一一呈现着的是市井的美好,它既点亮了街巷,也点亮了人心,让穿梭在世间的人,都看到了万家灯火的守候,觉得有了盼头,有了暖意。

可是,在辛弃疾的笔下,灯火却更显大气,字里行间多了一层开阔和壮美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”在他眼里,灯火是诗意的、浪漫的,它们不再是豆大的个体,而是像满天的星星、像千树的火花,他把灯火铺陈成一片灿烂的夜景,他用文字描写着元宵节灯会的盛况,却也悄悄藏着他的内心那种既热闹又寂寞的感慨。灯火在这儿,一边是赞美,一边是叹息。他一边叹时光匆匆、叹人生苦短,另一方面,因为有了灯火,他赞叹人生是唯美的、凄婉的。

杜牧眼中的灯火,却多了一层薄薄的哀愁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在那样安静清凉的秋夜,灯火越发显得寂寞,与其说照亮世界,不如说是陪伴着诗人。而寂寥烛火的陪伴,却让人越发感到孤单。它洒满了空荡荡的房间,却无法温暖一颗孤单寂寞的心。那微微晃动的烛光,让夜色变得更加清冷,甚至还晕

美食随笔

长沙街角的姊妹团子

□ 刘忠民

走在长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,一只锅灶上高高堆码的竹篾吸引着我,它火车头一样“噗噗”地冒着蒸汽,像极了记忆里外婆蒸年糕的情景,它散发的香气让我停下脚步,吸引着我走上前去,排队排队,准备一探究竟。

老板是个笑眯眯的胖老头,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袖口还沾着米粉的白。“要甜的咸的?”他操着浓重的长沙腔问道。我盯着竹篾里那四颗圆滚滚的小家伙,两颗尖顶的矮桌旁,食客们在埋着头嗦粉;穿校服的少年骑着单车呼啸而过,衣角在风里翻飞……

“哇,红绿灯!妈妈,你看,那个绿色的小人在走路!”儿子的惊呼拉回了我的思绪。“是啊,红灯停,绿灯行,行人和车子都在遵守规则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不知不觉,车子回到了家附近的站点。儿子恋恋不舍地松开扶手,临下车时,还不忘朝着驾驶室挥手:“拜拜!”回家的路上,儿子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公交车上的见闻,小脸上尽是满足。忽然想起,我们只花了一元钱,来了场漫游。原来快乐从来都不贵,它可以是两岁孩童眼中,一辆公交车带来的新奇与欢喜;也可以是一位母亲,在琐碎的生活里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来者如我,却在这泛黄的纸页间,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无声的“相遇”。那看山岚的女子,与那徒步的青年,他们的心境或许截然相反,一静一动,一敛一放,但他们的留言,却在这方寸之间,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共鸣——那都是生命在挣脱某种束缚、触碰到某种真实时的刹那悸动。

我终于明白了这面墙的魔力。它让“瞬间”战胜了“流逝”,让“偶然”凝结成了“痕迹”。每一个路过并留下字句的人,都像在时光的河流里投下了一颗微小的石子。石子沉没了,无人知晓,但那荡开的、几乎看不见的涟漪,却可能在某一个同样孤独的、寻求慰藉的胸膛里,激起一丝温暖的共振。这便是陌生人之间,最纯粹也最珍贵的交会:无须相识,不必对话,只在这心灵投射的公共空间里,确认彼此的存在,互赠一份无形的、关于生命体验的礼物。

暮色渐浓,墙上的字迹渐渐隐入昏暗,模糊成一片温柔的影子。我转过身,没有留下任何字迹。我是觉得,心头某个角落,被这些陌生的字句,轻轻地、妥帖地填满了。客栈外的石板路上,脚步声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。又一个陌生人,就要推门而入了。他会看到这面墙么?他会留下些什么,又会带走些什么呢?

那满墙的泛黄纸页,在将临的夜色里,静默如星群。

染成满屋子的忧伤。那孤单也好像不再只是一个人的,而是大家的,但凡在深夜守候的人,都能体会到那种感受。

到了李商隐笔下,灯火又是另一种味道。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此时的灯火,隐隐映照的是他和妻子的温情,烛火将他们两个人的心紧紧缠绕在一起。我们透过文字,好像看到了有情人共同举起剪刀,剪掉蜡烛上面燃尽的捻子,又好像看到了剪掉捻子后突然间明亮起来的灯火,甚至好像还听到了他们的情话。然而,当一切安静下来,他一个人对着烛光,心里除了回忆,更多的却是不知何时再相见的怅然。

古诗词的灯火还有许多,这些灯火留给世间的不仅仅只是光亮和温暖,还有颜真卿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里读书人的挑灯夜读,有辛弃疾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中的浪漫感悟……

在现代化的生活中,到处灯火通明。古诗词里的灯火,也一直在泛黄的书页间安静地亮着,不言不语,却陪着我们走过了漫漫长夜;它不那么热烈,却足以温暖我们的心。

你或许都需要这样的灯火,能让我们暂时停下脚步,看一看自己的影子。让那从古亮到今的灯火,也安静地,照一照前行的路。

趁着热乎劲儿,我和老板聊起了姊妹团子的来历。原来百年前火官殿有对心灵手巧的江家姐妹,姐姐做的咸团子肉香四溢,妹妹做的甜团子软糯清甜。有天一位老秀才吃完打趣:“何不叫姊妹团子?”这对姊妹听了,双双言妙。从此,这对小团子就有了响当当的名号,并成为店名。老板神侃兮兮地说:“知道为啥咸的要做成尖顶,甜的做成圆坨吗?”见我摇头,他得意地解释道:“尖顶是姐姐,要保护妹妹;圆坨是妹妹,圆圆满满讨人喜欢!”

隔壁桌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正对着团子拍照。“我们每次来坡子街必吃这个!”扎马尾的妹子边说边往团子上撒辣椒粉,“加辣的咸团子绝配!”我试着咬了口撒了辣椒粉的咸团子,鲜辣瞬间激活了所有味蕾,糯米皮的绵软和肉馅的扎实形成奇妙对比,竟真的别有一番风味。

走出小店时已是华灯初上,突然明白为什么这对小团子能传承百年,它们不只是食物,更像是长沙城的缩影:咸的浓烈如湘江的波涛,甜的温柔似岳麓山的晨雾;尖顶的锋芒毕露,圆坨的含蓄内敛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这对小团子依然坚守着最朴实的味道,用最简单的甜咸对话,讲述着关于一段传承与创新的故事。